

照對話白書文

輯編 海濤沈
怡祖蔣

中華民族 英雄故事

第三集

行印局

照對話白言文

中華民族英雄故事集

第一集

(內容)

汪 駒

寶 憲

蘇 武

張 巡

張 煌言

史 可法

石 達開

第二集

(內容)

鈕 覺

馮 異

諸 葛亮

唐 順之

沈 雲英

徐 錫麟

第三集

(內容)

晏 嬰

田 橫

蒙 恬

馬 援

霍 去病

熊 廷弼

費 宮人

閻 應元

葛 雲飛

每集實價國幣四角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續一版

中華民族英雄故事集（全三集）

每集實價國幣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編	輯	者
沈	祖	溥
蔣	高	誼
陸	世	書
世	界	書
著	者	局
版	者	局
出	者	局
印	者	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世界書局

中華民族英雄故事集

凡例

一、本書以文學的立場，採集古今民族英雄故事，又演成白話文，供中小學生及一般民衆閱讀之用。

二、本書選錄原文，皆古代大家著作，其中頗多刪節，但仍一氣貫串，不失原意。有欲學習文言文者，可就此讀之，如能與白話相對照，更易進步。

三、直譯白話，往往枯燥無味，本書每於當時景物，人物姿態，用嚴正而精密的想像，竄插描寫，如三國演義之於陳志，藉以增進讀者之興趣。

四、原文中篇章雖長，而美言美文，爲青年所必須熟讀者，如史可法答攝政王多爾袞書之類，均列全文，以資欣賞。

五、每篇末尾，對於其人之得稱民族英雄之故，加入批評一段，讀之更能了解其中所含之意義，以增強其民族意識。

六、篇末又附問題多則，作爲練習和考詢之用。

七、難字難句一般人所不易了解者，均加註釋。

八、本書仍將繼續編集刊行，以副讀者之望。

晏嬰

齊業公(三)之妻，東郭偃之

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

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妻妾而

美之，使偃取之，莊公通焉。驪如

(三)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

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

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以又

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

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四)

公觀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爲崔子間公。

夏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

諸北郭。(五)崔子稱疾不視事，

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入于

齊都的古道上，驟然嚴肅起來了。

前面是一大羣齊莊公的扈從，整齊的步伐，彩色的軍衣，和在日光下閃爍着的刀戟，他們帶來了嚴肅，帶來了威武，路傍的老百姓們，似乎起了一陣寒慄，遠遠地散進了他們底屋子裏。也許，有幾個是在門口探着，他們底臉上，沒有羨慕，沒有嚴肅，只是一些鄙視的冷笑和痛惡的神情。

後面在兵士的步伐聲中，又雜着車輪在石子路上輾過的聲音。又雜着沈重的馬蹄打在石子上的聲音，顯然這四匹雄壯高大的駿馬拖着這一輛錦繡繡麗的車廂，裏面應該是一位英勇而值得崇拜的人物。

然而，莊公却是一個極平凡的人。一張平凡的臉上嵌着一雙多利慾而沒有光彩的眼睛，幾年來被好酒美食供奉得胖胖的，嘴角上掛着得意的笑容。他所以得意並不是因爲他做了諸侯。因爲他對於自己扈從的衆多，車馬的富麗，好像並不在意；他也並不是因爲宮國的國王來朝而喜悅，在這裏大的

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附楹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勿許。皆曰：「受崔子之命以討淫人。」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墜，遂弑之。

晏嬰立於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君臣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讎，（七）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

齊國，小國來朝，是極平凡的事。他底得意乃是在這條鋪滿着石子的路上，引起了他有興趣的回憶。

車子不停地在走着，車廂震盪得厲害，他揭開車簾來看，前面的扈從離開自己沒有多少遠，正對着自己的眼光是四個高大而在擺動着的馬頭。他看見古道的左傍是一叢野薔薇，他底心又跳動來，低低地吸了一口氣。

「只有一半路了。」

原來這條路，他是很熟悉的，一年來他已經來過多次了。他用手摸摸自己底臉，在車子的繡幕上浮出一幕幻影來。

這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的臉，嫵媚的姿態，不但使他傾倒，連他底臣子崔杼也是在熱戀着她的。但是現在名義上是崔杼的妻了，她自從棠公死了以後，轉嫁給崔杼，名義上的結婚並沒有減淡他們的愛，然而這女人有一付含有凶險的眼，因爲這一點，莊公的下人曾經勸莊公不要再和她往來，但是莊公是不相信「相術」的。

曾在一個美麗的春朝，他由侍臣賈舉的引導，在這叢玫瑰花傍和這婦人晤面過，誠然，佔有惹大地域，佔有這許多當作他奴隸的民衆的人，是值得女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之何？」

門啓而入，崔杼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語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婢子也哉？其縱而從之也。」遂袒免（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仞，坑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戰鉤其頸，劍承

性崇拜的，於是這幕喜劇，從此延續下去，一直到現在，而這婦人是變成莊公生活中唯一的點綴品了。

在莊公的一方面，他當然不以這樣爲滿足的，實在，諸侯之尊，要佔據一個平凡的女子，一個齊國平民的妻，一個寡婦，一個轉嫁給他底臣子的婦人，一個他底臣子底車夫東郭偃的姊妹，是很容易的事，也就因爲這樣，這輕而易得的東西，不夠給莊公以相當的刺激，但是也許她底美太使人羨慕了，莊公現在還正熱戀着伊。

莊公在這件事情中最得意的一件，便是將他戀人的丈夫底帽子，顯示給別人看，人們常常有這種變態心理，尤其是他，是貴爲諸侯的他。當崔杼知道了這件事而對他沒有什麼表示的時候，他常常感到勝利，也由這勝利而感到他底威力的無邊。但是他還感到美中不足，便是那賈舉，因爲這一點而常常向他耍挾一切，這件事最使他發怒，會親用手用鞭子打過他，想到這裏，他臉上又湧出了怒容。

「這狗蛋！」

他又因爲愛崔杼的妻子，而對崔杼表示非常親密，當然他底臣子得着他

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二)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栢。(三)血仰天數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則在腹，劍則在心，維子之圖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同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失詩乎？」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晏子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及鉤之，貞兵拙之，嬰不革。(三)矣。」

底青陳是無上的榮幸，這一點莊公也明白。昨天莒國來朝，崔杼因病不出席，使他非常掃興，這重大典禮，崔杼沒有參加，莊公反替他惋惜的。

然而莊公却並不焦慮他臣子的病，他正欣幸因他臣子的病，而可以和這女人去會面。——他又眉飛色舞起來。

前面的扈從起了一陣吶喊，車的震盪已經停止了，莊公懷着矜持而喜悅的心，由侍臣們扶下車子來，走上了巨廈的石級。

他並沒有注意到石級兩旁的勇士的敬禮，他也不去觀察這屋子上精美的雕飾，他在期待着他所期待的人。

果然，當他走入第二重門的時候，一個身材窈窕的，含着笑臉的婦人出現了，他似乎又走入夢境，一陣喜悅佔據了他，他偷看這婦人，而她也正在注視着他，二個人的步伐合在一起，向右邊的內室走了進去。

屋子裏是很靜寂的，雖然門口站立着許多衛隊，除了滴漏有節奏地單調地在響着以外，沒有什麼聲息，像整個在睡夢裏，沒有醒過來的樣子。這時候，右角的小門，忽然開了，走出二個人來。前面的是穿着重甲的軍人，臉上含着怒，二道粗黑的眉毛，足以證明他不久便會把這整個屋子變成恐怖。而後面

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

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二）乎？」趨出，援綏（二）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廚，嬰命有繫矣。」按行成節而後去。

注釋

（一）嬰嬰事見左傳，襄公廿四年，及晏子春秋。
（二）齊棠公，是齊國的一個平民。
（三）如，到也。
（四）間，隙也。就是說，「沒有機會。」
（五）郭，城外的小牆。
（六）

的一個是穿着普通衣服的人，一舉一動，顯出有些諂媚的樣子。突然，穿甲的轉過頭來：

「賈舉，現在是我復仇的時候了，我眼前只看到血，是幾月來，我的怨恨和恥辱所結成的血，」

「但是，他是你底上司呢？崔武子。」賈舉帶着憐憫的口吻，又似乎在故意在激怒他。

「哼，這種人配做我底上司嗎？欺凌百姓，欺侮臣子，這是姦徒，這是不知廉恥的流氓，我們要改造齊國，要將齊國的生命線抓在我底手裏，你知道嗎？你還記得被他鞭打的苦楚嗎？」崔杼更加忿怒起來，摸了他腰間的佩劍，顫着腳，這股氣使賈舉感到寒慄，然而賈舉却不慌不忙地說：

「一切都準備好了，崔大夫，只要你有決心，只要你肯答應，我就……」

「別多說了，你到前面去告訴衛隊們，說莊公今晚不回去了，叫他先走，再，你將你所訓練過的人帶來包圍這所房子。」

「是。」賈舉向崔杼立正以後，便忽忽地走了出去。

崔杼雖然是鎮靜着的，但是這時候似乎有些焦急，他注視着右邊的門，他

燈，堂堂間之四柱，其前兩傍無所依者謂之棹。(七)「顧」是親近的意思，私顧是個人的私親。

(八)「庸」用也，「將庸何歸」就是「將何用歸的意思」。(九)露

出左臂叫做袒，不戴帽子叫做「免」，古代「袒免」表示悲哀。

(一〇)「初」古以周尺八尺爲初，合營造尺六尺四寸八分。(一一)古

代盟誓，從盟誓的人底手上刺出血來，流在盤裏，於是宣誓，再用血塗著誓者的口唇上，叫做歃血。疾

是快的意思。(一二)「杯」和「杯」字同。(一三)「革」是改的意思。

(一四)中讀作去聲，是「着」的意思。(一五)「綬」是車子上的繩索。

問題

(一)齊莊公有否做領袖的

又不安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地，一會兒又停下來，抽出自己的佩刀來看看，一會兒又在期待着外面有人走進來。

忽然在右角小門裏傳出了一陣歌聲，顯然這是莊公的聲音，在別人也許

聽了這些會激動喜悅的感情，然而它却變成一種「侮辱」，打在崔杼的心

上。他有些忍受不住了，走到小門的跟前，又重走開去，咬着牙，拔出劍來，又走

到小門的旁邊，裏面起了一陣笑聲，這笑聲又使他退了回去。

外面起了一陣擾攘的聲音，似乎是吶喊，又似乎是許多人的呼號，崔杼突

然緊張起來，他緊一緊袖手，怒視着右側的門。

賈舉從外面衝了進來，向他點點頭作了一個暗示，便，忽忽地去打右邊的

門，歌聲中止了，門開了，裏面衝出了一個人來，崔杼懷着跳動的心迎了上去。

這人忽然撞在崔杼的懷裏，倒在地下，——這是他底妻子，是造成他底侮辱

的人，也是幫助他復仇的助手。

崔杼用手推開了她，一直走到小門的門首站着。

莊公也在門首出現了，依舊是諸侯的身份，他從容地：

「外面在鬧什麼？」

資格？

(二)晏子對這輩子的態度怎樣？

(三)以現代的眼光來討論晏子對於祖國及國君的態度。

(四)「以死爲錢者不足以立功」這話的利弊怎樣？

批評

戰國時代是歷史上的一個混亂時代，臣子弑君的事，是很普通的。這故事敘述在混亂底情形下的一個不屈於武力而愛護祖國的顯貴的態度，也是我們在這動盪的現代中國生活着應有的態度。

但是他一看到崔杼的打扮和臉色，他又不禁驚惶起來，而後面站着的，又是他所最恨的賈舉。他眼前起了一陣黑霧，然而他不好意思示弱，因為他是諸侯。

崔杼睜着眼，挺着胸脯，佩刀明亮亮地在他手裏，他用手指着莊公說：

「今天是你底末日子，你向來所賜予我恩惠，今天我要一起來清算了，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罪孽，你自己所給予別人的侮辱，你給齊國玷污了聲名，給你祖宗染污了聲名，給你臣子和百姓玷污了聲名，你這淫徒！」

莊公衝過去用力拉開大門，然而這是無用的，門早已上了鎖，他回過頭去看見崑崙而含著怒笑的臉，他昏迷起來，用力推開了賈舉，向小門裏竄了進去，因為他知道這室內有個小窗，窗外是一座花園，也是這正是他底生路。他越過了窗子，奔到花園的盡頭，他聽到牆外有吶喊，在戰門，希望的火花，在他面前熄滅了，而後面追來的，正是他的華元——崔杼。

莊公伏在草地上喘息着，像一條牛，又像一匹受傷的戰馬，他知道自己底生命，將完結了，淚水滴在草地上，哀怨地。

「崔杼，我們至少是有相當的友誼的，雖然我也是一國的諸侯，我知道

我們先討論臣子弑君是否道德的問題。

國君是一國的統率，是人民的領導者，應有愛護人民的心，和振興國家的居心。而臣子乃是奉行國君的主張，輔助他進行這一切的助手。在專制政治的立場上看來，臣弑君是大逆不道，是不應該的。然而仔細研究，君和臣不過是布爾喬亞中的等級的不同，周秦世襲制的諸侯，他所以成為諸侯，不過是運較好而已，因此君臣的地位雖不同，而其實却應該是平等的，君可以殺臣，臣也何嘗不可以殺君？

所以這問題的解答，應先辨

我以往的錯誤，希望你給我一個自新的機會。——我，我們來歆盟吧！……」

崔杼的忿怒變成了得意，他底嘴角上掩不住微笑：

「你還想奪回你自己的生命嗎，別做夢了。」

莊公眼中溢着淚，以絕望的眼看看崔杼：

「那末……那末……請你……讓我自盡吧！」

吶喊的聲音漸漸迫近起來，原來賈舉開了門，花園裏突然人聲鼎沸起來，也有人打着口號，也有人喊「殺」，也有人在爭鬪。

崔杼回過頭去，換了一付面孔，像演說似的：

「我們齊國人，吃了他不少的苦，他不知道愛惜百姓，他只曉得自己享樂，

我們要剷除他，替齊國幾千萬同胞解除苦痛！」

後面起了一陣騷擾，又起了一陣吶喊。

「他，他在爬牆頭了，」後面有一個人高叫着。

果然，這時候，莊公在花園的草藤上竭力掙扎着，高大的靴子，在這細細的枯藤上着力是很費氣力的，渾身在戰抖，兩隻手很用力地抓住牆邊上的破敗處，顯然已經將越過這牆頭的最高點。

明所弑的國君是否是有做領袖的道德和才能，如果是魚肉平民的，那末弑之也不足爲罪。孟子解釋武王弑紂道：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齊莊公的行爲是一個極平庸而淫縱的人的行爲，當然沒有做齊國領導者的資格，那末崔杼殺了他，晏子爲什麼要反對呢？

晏子已很明晰地解剖了這問題了。（一）他認爲崔杼之殺莊公爲了自己的私事，並不是爲齊國。（二）他認爲崔杼弑莊公除報自己私仇以外，還有更大的野心——抓住政權。照國君受辱，臣子應該殉

崔杼也有些匆忙，他知道這時候，自己的生命和他的生命正在一架天秤上衡量，他如果脫了險，自己也將變成不久以前的莊公了。他急忙抽出一支箭來向莊公描準射去。他底恐懼跟着莊公的身軀一同墜下地來。

崔杼迷茫地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但是他底身子已濺滿了血，在他底身傍，挺着一具死屍，突然間他復仇的心又冷了下去，而在羨慕這死者的王冕了。

在這人聲鼎沸中，晏嬰在崔杼的門外徘徊着，他緊促着眉頭，似乎是在悲傷，但是他並不十分抑鬱，好像在思索什麼似的。初春的風，吹動他底長大的儒服，柳絮點點落到他底衣服，他周圍立着許多戎士和老百姓，但他却似乎不曾看到。傍邊有一個人拍拍他底肩膀說：

「晏先生，你想殉節嗎？」

他驀然轉過身來，堅決的眼光，直射在那這人的臉上，回答道：

「我爲什麼要殉節？莊公是我一個人的主嗎？」

「我勸你還是離開此地吧！」誠然，這是好意的勸告。然而晏嬰却若無其

節。他所說的：「彼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這真是至理名言，而國曆史上有許多許多爲國殉難的忠臣，其中有不少是盲目的。——國君不爲社稷而死，他却爲國君殉節。——從國君的邊上，另外注重一件比國君名分上更重要的東西，這便是一「社稷」，也就是「國家」和「民族」。他了解國君的存亡，是應該與國家民族有關係的，所以不能單因國君的生死來決定忠臣生死的問題，應該以國家民族的存亡來決定人民生死的問題。這一點，是古代哲學家政治學家所不容易說到的。這是晏子

事的，又是反詰的口氣：「彼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

「我爲什麼要逃走？難道這是我底罪咎？」

「那末，你應該回家去，在這裏是沒有好處的。」

「我底國君死了，我回家做什麼呢？做國君的人，並不是來欺凌百姓的，乃是以國家社稷爲重的；做臣子的人，並不是爲自己的榮貴，也是爲社會來替社會謀福利的，所以國君爲社稷爲國家民族而死，我們應該殉節，爲國家爲社稷而出走，我們也跟了出走。國君死了，我們出亡，那麼，我們一定與國君有特別的好感。現在，莊公因爲行跡不端，而被人殺了，我們何必死，也何必逃？國君死了，我們底國家動搖了，我們回到什麼地方去呢？」晏嬰感慨地搖搖他底頭，對方也伸出手來，感動地握住了他底手，忽然，門開了，晏嬰擺脫了那人的手，大踏步走了進去。

這裏面顯然變了樣子，不像以前一樣冷靜了。屋子的當中，放着一大張虎皮椅子，崔杼傲慢地坐在上面，許多莊公的侍衛，已變成了他底護從了。屋後面的第三道門已完全打開，裏面正是崔宅的花園，在這花園和屋子的中間，陳列着莊公的遺骸。

的偉大之一點。

他又說「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這也是英雄豪傑的話，我們處在現代，當然沒有「君辱臣死」的義務，然而却應有「與民族共存亡」的觀念。國家是民族的形骸；國家亡了，民族便將受到威脅，猶太人便是一個例子。所以愛祖國並不是我們的義務，而是我們底權利。能「與民族共存亡」這裏面也有二種態度，一種是消極的，和從前的遺老的辦法，「死了事」一種是積極的，雖然是「死」，而不肯平凡地「死」，還要國家民族出力而死。當然後者比前者更光榮，更有用，更

崔杼「看到晏嬰，有些驚異，但這驚異不久又變成了傲慢。他看看自己身上錦繡的長袍和皂靴，又看看自己周圍的侍者，他很滿意，這滿意正是他對晏嬰蔑視的主要成分。」

「你爲什麼不殉難？你爲什麼不殉難呢？」崔杼用着沉重的語氣，向晏嬰反複地說。

「我爲什麼要殉難？你說！莊公初做這件事，我在齊國，現在這些變亂，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死？」晏嬰並不爲他底傲慢而惱，依然從容地侃侃地申說他底理由。「而且，『出亡』的行爲，不能保全國君的生命，『殉節』的行爲，不能積極地爲國家立功，我難道是人家婢妾，見了主人死了，便自縊來殉節？」

他說完了，走到莊公的面前，伏在莊公的屍體上大哭起來。忽然又立起身，舞蹈了三次，挺着身子昂然而去。

屋子裏許多人被他底忠直感動了，他們明白莊公的死，是應該的，然而崔杼的公報私仇，也有些太跋扈的地方，他們眼前現出了一個「齊國」，這「齊國」不是建立在「國君」上，也不是「建立」在崔杼的「復仇」上，而是

聰明，所以憤於國家的危難而自殺，實在不是好辦法，這是犯了「以死爲義」的病，我們要「死」要死得光明，死得有用，古人說：「死有重如泰山，有輕如鴻毛」，也就是這個意思。晏子能够更深刻的了解這一層，這是他底偉大之第二點。

晏子所關切的並不單是國民，他尊重領袖，所以他在莊公死後，去撫尸一哭。但是他更不忘了齊國的大衆，他要用自己底生命去喚醒大衆，去揭發崔杼亂國的陰謀，所以不避刀斧，在大庭廣衆之下，正直地申說他自己底見解，予大衆以明白啓示。當然，他底前來，是預備着

在於人民的對祖國的熱誠，和人民愛護國家的真誠。

在齊都的原野中，矗立着一座高入雲際的高墳，莽草依舊很盛，在微風裏搖曳，已經是暮春了，在這荒蕪的郊原中，呈現着蕭條的景象，遠處荒塚疊疊，那些高大的白楊樹上，羅織着一陣輕霧，象徵出這春的衰頹。尤其新近建築的那一座紅色的高台，顯然蘊含着二種不調和的色彩，非但不能點綴這原野，遮掩這原野的殘春，而且像一大堆鮮紅的血滴在瓦礫場上，這不快意的佈景啊！

漸漸地在這原野上的人數慢慢增多起來，他們都注視台上，似乎是鄉間做社戲的樣子，然而他們底表情却並不是喜悅的，在驚奇而不安的表情裏，許多人在低低地議論着。

台上已經開幕了，先由兵隊將這原郊的周圍圍住，但是裏面被圍着的大衆，並沒有什麼驚奇，也沒有什麼騷動，似乎知道這變幻是在他們意料之中的。

崔杼和慶封——和崔杼一同弑莊公的人——在台上做了主席。

犧牲自己的，這也不於他自己「立功」的說法，以大衆的前途，用自己底生命來作孤注一擲，這種精神是很可以佩服的，這是他底偉大之第三點。

同時，他能以鎮靜的態度來對付禍變，能以自己底正義來克服自己，終於他戰勝了狂暴的翟杼，他喚醒了整千萬齊國人民的迷夢。

台上放着一張長大的桌子，桌子上有一只大盆子，裏面是一把鋒利的小刀。桌子上又瑣碎地放了幾件東西，桌子的右邊，擺着兩張大木椅，這是翟慶二人的座位。從上面看下去，是不少人頭砌成的地面，像蠶在蠶床裏一樣地在蠕動着，天上一會兒浮雲漸漸推了過來，遮沒了陽光。

翟杼慢慢地走到了台前，他又穿上了新衣，這新衣是貴臣的標幟，尤其顯出他底身份來。他用手揩揩自己底嘴，高聲地：

「爲了鑑於齊國政治的腐敗，由於莊公的無用和淫亂，所以我爲保護大衆的自由起見，我替百姓除了一條大害。」

下面有一陣拍手的聲音，但是在這陣擾亂的拍手聲中，也夾着談話的低聲：「虧他說得漂亮，他是爲自己個人復仇的。」「他底妻子不是好東西，引誘了莊公，原來他爲利用這名義來弑國君的。」「如果真正是爲大衆，他爲什麼今天用軍隊來包圍呢？」「他嘴裏說得漂亮，然而自己却變宰相了。」
「景公也是他手裏的玩物。」……

「我們要建設新的國家，必先改革舊的政府，於是我們順從民意，擁護景公做國君，但是他底年紀還小，閱歷不深，需要有力的宰相來輔助他。他曾經